

人文地理

# 三溪印象

■陈远芳

带你去看看我美丽的家乡，三溪村……

刷抖音时，无意间看见了熟悉的场景：蒙蒙雨中，沿着整洁宽敞的沥青马路，车渐渐驶入一个怡人的村庄，明亮干净的农家小院，融入如“星香美”及国家级非遗皖南花鼓戏等元素的3D墙画，古意盎然，清新脱俗，阐释着一个个“幸福的故事”，江南烟雨中，清新、文明、时尚的村庄，愈加迷人。

这是三溪村一个外嫁姑娘回娘家时拍的作品，家乡的不断变化让她忍不住拍了抖音，除了浓浓的乡愁记忆，还有惊喜和感激，感谢政府的指导和付出。

她叫琳，我的一个朋友。她这个抖音作品我看了好几遍，感触很深，也由衷感到欣慰和自豪，三溪村的渐行渐美，我是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。

三溪村，位于郎溪县飞鲤镇，东与郎溪县建平镇南西村毗邻，北与建平镇松林村隔老郎川河相望，南至新郎川河与飞鲤镇王村村接壤，西邻王村村，全村辖19个自然村和幸福街道，区域面积9平方公里。

这里生态优美，是天然氧吧，还藏着健康长寿的秘密。为造福老人，大力提倡尊老、敬老、爱老的良好风气，三溪村于2020年建立了“百岁亭”，村里老人时常来这里休闲娱乐，这里民风淳朴，人们生活静美，大多长寿，已有好几位百岁老人，村里的“百岁亭”，见证着

全村人的幸福与安康。

还记得第一次去三溪村，就遇见了琳，她是三溪村的外嫁姑娘，一个美丽脱俗的小女人。那时我刚到飞鲤镇工作不久，和镇、村妇联主席去开展“星香美”示范基地创建工作。我们走进三溪村，走在整洁美丽的村庄，看见一个绿树成荫、花团锦簇的庭院时，我心里一漾，这时庭院里走出一个漂亮少妇，她跟我们开玩笑说，早知家乡现在这么美，就不外嫁了……

看着她如水的眼眸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，琳。心香一瓣的名字，一种美好的感觉。

琳跟着我们一起来到素有“长寿村”之称的湖大组，别具一格的“百岁亭”里，很多老人在这里唱歌、谈心、下象棋。琳握着一个老人的手说，这是我太爷爷，明年春节过100岁生日。老人脸上洋溢的笑容，让我忽然明白，什么是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。

春节时，我很荣幸代表政府去三溪村慰

问琳的太爷爷，村里的干部和我一起见证了琳五世同堂的幸福和喜悦，沾了好多福气和喜气，还听了一曲通俗流畅的皖南花鼓戏。

原来，琳的全家都是花鼓戏的“粉丝”。村书记介绍说，该剧团就在三溪村，团长彭意红是飞鲤镇新法村的媳妇，是位有担当、有奉献、有情怀的人，因为她极度热爱花鼓戏，虽然经历很多困难却一直坚守在传承非遗的路上，分管文化工作的我，听后又被感动又惭愧，曾经热爱写作的我，却与文字渐行渐远……

据了解，皖南花鼓戏起源于郎溪县，流传于苏浙皖部分地区，至今已有140多年历史，是安徽省五大剧种之一。剧团拥有国家一级、二级演员40人左右，开展送戏进万村等活动，每年演出500多场，新创作多个贴近新时代主题的小戏，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。剧团多次参加全国、省、市展演活动，获得多项大奖，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，2018年团长彭

意红获得宣州区第二届“宣州工匠”，皖南花鼓戏小戏《还猪》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……这些荣誉很绚丽，却来之不易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背后，还有一份执着的情怀。

琳喜欢皖南花鼓戏，还喜欢写文章，喜欢花花草草，偶尔做些小手工零食，和我有些志趣相投，便成了好友，无话不谈。

琳说，父亲为了照顾他的长辈们，一直在家务农，看到身边很多亲友“一水两用”和“稻虾共养”模式，都渐渐富裕，在镇农业部门的指导下，父亲开始学习稻虾生态混养技术，经过认真学习摸索，养殖规模已200余亩，成为三溪村有名的龙虾养殖大户，还带动了周边不少贫困户就业呢。

琳又说，虽然父亲挣了一些钱，但她知道父亲能吃苦，养龙虾除了技术还要起早贪黑，说实话，她有时很不甘心……

想起镇里多次安排采访宣传琳的父亲，把他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推广学习，宣传效果明显，我说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，你看你们村口那个石碑上的几个字——“幸福原点三溪村”，就是最好的诠释，你父亲也算是飞鲤镇乡村振兴的代言人，多让人羡慕和敬重。

抖音里，琳的作品依旧在循环，我有些陶醉，刚想评论几句，琳忽然来了信息：我抽空做了手工小饼干、花茶，哪天带给你尝尝，别忘了，春暖花开了，到三溪村打卡美丽，品味小龙虾哈。

人间笔记

## 雨夜灭蚊记

■王延林

我是极其喜欢仲夏的雨夜，但这雨一定不能太大、太急、太猛，否则，不但没了喜欢的兴致，反而让人心生紧张。

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，气候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，是个很适合各种作物生长和人类生存的区域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。除了特殊的干旱和洪涝年景，全年的降雨量充沛而又均匀，也就是说，一年四季隔三差五就会有下雨天。

我的老家就在南漪湖边上。仲夏正是梅雨季节，那时，一下大雨，便想着要发大水，又要淹没稻田、房屋，哪里还有赏雨的兴致？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我想，写这首诗的“永嘉四灵”诗派之一的宋人赵师秀一定不是住在湖边上，即使是，也一定不是种庄稼的。

虽说前几年搬进了城里的小区，但是一到梅雨季节还是牵挂着老家。蒙蒙细雨飘飘洒洒，我就有欣赏的心情，要是连续几天的中到大雨心里便焦灼不安、坐卧难耐。

这是端午节后的第三天，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零星小雨，便早早地用了晚餐，像往常一样，带着孙子在小区的绿化带散步，到了晚上八点多的时候，果然下起小雨来。

洗漱完毕，靠在床头，随手拿起《中国抗战史》翻阅起来。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窗外的世界单纯得只有雨声，丝丝绵绵如烟如丝，缓缓如琴瑟悦耳；手上的书叙述着的广大中国军民不怕牺牲、浴血抗战、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肃然致敬。

临近子夜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朦胧中，聆听着这恍若天籁的至美雨音，我已陶醉。耳畔有“嗡嗡”的声音飞过，忽而，“嗡嗡”声停了，我感觉到左脸上一阵针刺样的痛，本能地用手一拍，便又没有了声音。我翻身又睡，那“嗡嗡”声又在耳边响起，这时整个面部都有了刺痛感，我一跃而起，断定是讨厌的蚊子！小时候我就知道，蚊子是“四害”之一，专门吸人血、传播疾病，人见人恨。看样子，今晚雨是赏不成了，我索性开了灯，开始在房间寻找蚊子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洁白的墙壁上好多黑点，它们或三三两两，或成双成对，或孤身只影趴在墙壁上，令人望而生厌。我赶紧找来驱蚊剂，对着蚊子多的地方猛地按下喷雾键，哪知道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原来驱蚊剂用完了！“化学武器”是不能用了，我只能改用土办法：找来一本废旧杂志拿在手中，对着蚊子多的地方猛拍下去，估计是用力过猛，杂志还没有碰到墙壁，气流就把蚊子冲跑了。我只得改变方法，左手拿着杂志，小心翼翼地让杂志尽量靠近蚊子，右手在杂志上猛地一拍，墙壁上便留下了几处红点和黑点。我知道，那红点是我身上的血，黑点是还没有来得及“侵略”我的蚊子的尸体。用这种方法消灭蚊子效果显著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“战斗”，墙壁上除留下好多红点和黑点外，再也看不到活着的蚊子了。

消灭了这些害人虫，我关灯后继续躺在床上，闭目聆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忽然想到元代孟西村《莲塘雨声》中的句子：“忽闻疏雨打新荷，有梦都惊破”。今晚，我没有梦，如果说是听雨的梦，倒是被蚊子打破了；其实这里也没有新荷，有的只是绿化带里的灿烂深红的杏叶。

正在遐思之际，“嗡嗡”声又来骚扰耳膜，我再次起来，发现又有好多蚊子匍匐在墙壁上，我按照土方法逐一将它们消灭干净。可能它们原来躲在衣柜里，估计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才又溜出来的，不管怎样，再狡猾的蚊子也会被我们打败！

爷爷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回头一看，是睡在隔壁房间的只有五虚岁的孙女站在卧室的门口，估计是我拍蚊子的声音太大，把她吵醒了。她懵懵懂懂地揉着惺忪的双眼，看我拿着杂志不断地对着墙壁上拍打，感到非常疑惑。我告诉她说，爷爷在打蚊子呢，蚊子是害人虫，专门喝人的血，还传播疾病。她忽闪着大眼睛用稚嫩的童声对我说，蚊子好啊，手机里说，它晚上不断亲你，还给你发红包呀！我急忙告诉她，这是不对的，不要再看手机了！她嘟囔着小嘴说，手机里就是这样说的嘛。

送孙女去睡觉后，我一时也没有了睡意，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如丝如帘的细雨，我听见：嗒嗒的雨声洒落窗下，雨落楼顶，溅出密密叮当响；雨顺屋檐，滑落檐下，透来如山上小溪汩汩声。这场仲夏夜之雨，好似洞彻了我的心思，穿越了时空，跨过昨夜和今晨，依依不舍、缓缓不止。我忽然又想起一句宋词，“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”。

仲夏夜雨啊，确实是难得之好景致，实为长夜的抒情诗！

我不知道，当年宋人赵师秀耐心恭候着的《有约》中的友人最后到了没有，闲敲的是哪一颗棋子？灯花有没有落在棋盘上？我甚至在想，青草池塘最容易滋生蚊子，他有没有用一本书籍去拍它们？

不管怎样，赵师秀于黄梅时节的清闲中描绘出一幅仲夏夜雨的美图，还是值得我在这个雨夜回味的。

今夜，一夜无眠。

## 立夏

■潘棋红

蔷薇翻越四月，一路跌入五月的茶藤却年年疏于思考。然而，它是无罪的蜂群一遍遍兜着圈子，吞吐出春天饱含欲望的哽咽。断桥处，一个樵夫收割了

一捆水云，对于祖国大好的河山，却没有只字片语的赞美，同理——也是无罪的

但是，我们活着，飞出万千鸟群，耗尽了黑暗，尘埃，两鬓白霜的勇气，却诠释不出一场完整的悲情或者欢娱需要长久地忏悔

就像夏已至，我们还在沿途兜售年久变形的时代和命运，我们啊！多么需要世界俯下身来，给予很深的照拂或者怜悯！

## 诗三首

■霍效忠

### 书香

梅花兰花菊花桂花的香气  
敌不过校园深处隐藏的书香  
一年四季  
校园里总是盛开各种花香  
但只有那淡淡的书香  
从不凋零  
空气夹杂着灰尘  
网络不停地诱惑  
心境在急剧浮动  
你是否还能坐下来  
静静地  
看那远处花开花落  
嗅那近处持续的清香

### 蚕丝

请抽走我的寂寞的青春  
请抽走我的难言的痛楚  
请抽走我的滚烫的汗液  
请抽走我的纯净的思维  
请抽走我的爱我的感恩  
请抽走我的恨我的坚韧  
剩下最后一寸  
请把我轻轻缠绕  
在那校园最不显眼的枝条上

### 林荫道

一群幼鹿无忧无虑漫步  
留下大片咀嚼的清爽  
一列白鹤自由自在飞过  
掉下几根温柔的阳光  
渐行渐远  
谁还深陷那投下的光影  
静静地仰望  
栖息在高大的树冠上  
那湿润的眼睛  
那轻微的呼吸



荷韵

■薛琳 摄

## 心香一瓣

## 树说

■王纯

犹记得那年植树节，妈妈带我在院子里栽下一棵望春花，妈妈说：“望春就是期盼春天，渴望未来，望我能快快长大，跟望春花一样真挚、高洁、美丽大方。”现在想来，我的老母亲可能是多想了，许是像我这样的糙汉子唯一像望春花的就是真挚了。

后来搬了家，与高洁的望春告了别，它于我的意义就只存在于记忆中妈妈的那段话，或许还有萦绕鼻尖那若有若无的望春的芬芳。花开无度，花落无声，对于人世的悲欢离合，对于我的成长过往，花

无言却尽知，我在某一瞬间会去臆想，它对于我的告别是否有不舍和怨念，我于它而言是否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女，它伴我青梅竹马，我却离它海角天涯。

冬去春来，草木知秋，我们一生会错过多少风景，一树一叶一草一花，就如同身边来来往往的人，或有交集或匆匆别离。那一眼就许了那人一生，或者付出所有只是亏欠了青春，这些其实都不重要，相遇相知便是欣喜，相负相离也不记恨。思念是树梢头绽放的绿叶，它飘零时也悲切，或者它的飘零只为了带给你一树盛

开的花卉，在往后陪你年年岁岁。

望向院外的石榴树，越过墙头勾引我的目光随着它摇摆的树叶辗转飘忽，这也是那年老母亲陪着我种下的，老母亲说：“石榴石榴把人留，望我夫妻恩爱，多子多福。”老母亲总是这样，觉得我能值得这世间的最好，是的，我值得，我有世间最好的母亲，最好的郎君和最好的长公主。

人生就是这样呀，“能自得时还自乐，到无心处便无忧”。每个人于世间的存在，都有让人艳羡的理由，你思她怎如此的貌美，她想她怎如此的才情；你慕她之芳华，她羨你之典雅。何嫉何妒何必自苦，你有你不知知的风景，岂知她在哪座桥上看你。月光皎皎，微风习习，你踮起脚去看彼岸的山清水秀，何不弯下腰掬一把身边的潺潺小溪。

“一花一世界，一木一浮生，一草一天堂，一笑一尘缘”。于春时栽下棵树，秋时去收它的果，无果也无恼，因已赏了它一时的花，许是与它的尘缘就只是一个花季，满地金黄的落叶，岂不是另一番风景。

看树梢悄悄的绿，等秋叶默默的黄。河边低垂的杨柳细数着岁月的涓涓长流，耳旁轻舞的碎发叙说着过往的念念不忘，鼻尖弥漫的花香倾诉着红尘的花开花落。你牵起身边人的手，她回你一个温柔的笑，那就是幸福。

